

最感动我的一本书 征文

为什么中国孩子的想象力全球最差?

——从阅读看中美青少年的崇拜差异

魏雅华

《周易》教我玄幻的成长哲理

我的阅读量较之许多同辈嗜书之人,可谓少之又少。而与大多数在小说、传记中神游、感伤的读书人不同的是,让我为之着迷、痴迷的是一本“占卜之书”——《周易》。

《周易》及其易学,囊括了天地、人之间的一切知识,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总汇。可以说,《周易》的思维模式、人生哲学、象数理论,深深地影响甚至支配了中国乃至中国文化圈内各国人的思维习惯、人生态度。

众所周知,《周易》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预测未来的事,指导人们的行动。最初,我只是用《周易》的这种占卜功能所吸引。在学会了用最简单的卜卦方法之后,我开始通过对所占卦象的解读,了解当时及未来的状态。直到后来,我在书上读到荀子的“善为易者不占”,而孔子也曾说过“不占而已矣”,才开始揣摩《周易》众多看似简单的卦象背后的秘密。

《周易》中共有六十四卦,每一卦都由卦象、卦名、卦辞、爻辞构成。《周易》一书颇为吸引我的特质,在于它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为达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的目的,易经通过象数来表达思想。以乾卦为例,它的初九“潜龙勿用”所描述的“潜龙”之象对任何人与事物都适用。因其巨大的抽象性,使得人们可以发挥联想与想象力来对自己的情况加以个性化的理解。同时,由于《周易》的卦爻辞和传,常通过确切的历史、地点、人物、事件,来表达明确的思想与价值取向,因而赋予了易经极强的具体性。

此外,卦与卦之间有着各种微妙关系,除了人们通常所知的阴阳相对,六十四卦和八卦也是两两相对,乾坤、坎离、泰否、损益、谦豫、晋明夷……通常一方是代表亨通、通达的吉卦,另一方是代表坎坷、不顺的凶卦。但是,吉凶并非绝对而不可逆转,相反,《周易》主张物极必反,常告诫人们要戒骄戒躁,以在逆境中求生存或防止乐极生悲。

《周易》的这一特点,反映在思想上就是“对待”观。这种“对待”观不能简单地看做“对立”,更包括对立面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思想。这体现出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它启示我们辩证地看待事物,并明晰一事物发展过程中潜在的变化性。不假说我已参透这“对待”的奥秘,毕竟阅历尚浅,多数思想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但是,“对待”观确实帮助我在看待问题以及面对实际问题时,更加辩证、客观。

当年高考,我没能如愿考上自己梦想的院校,只能到他乡求学。有一段时间,我甚是沮丧、抑郁,情绪跌至低谷。就当我在自己那片覆满消极灰尘的病态天地里打转之时,父亲把这本书放进了我的书柜。没想到我随手的翻看,竟让我拾获这一心灵慰藉的珍宝。我为自己占了一卦,是“未济”卦,卦意是未完成、无终,它提示我事无止境,永远不要放弃追求;它告诫我节制冷静,坚持奋发;它昭示着我的状态是“未济之时,路途艰辛”,看似人生低谷期,在《周易》的观点看来,恰是考验我、历练我的难得机会,是重新开始的起点。

于是,我明白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原本就是遵循着正反面辩证且相互依存的原理的。正如,北方的极端是南方的起点,白昼的尽头是黑夜的起点。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因为只要一息尚存,围绕一个人的事物就是遵循螺旋式的发展模式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就算一朵花凋零,但是,生生不息,还会有更多的花、草破土而出。

《周易》之博大精深,使众多仁人志士为其倾倒,使无数学者不惜倾其一生研究探索。我仅以一小辈外行之眼观其皮毛,所学到的无外乎诸如“不易乎世”、“慎独”、“防微杜渐”、“固守谦道”和“善始善终”等道理,看似简单,却是实用的行事指南,更指导我朝向其推崇的理想型人格方向自我塑造。

四川大学08新闻 张萌

据新华网2010年8月5日报道,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象力却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在中小學生中,认为自己已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只占4.7%,而希望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只占14.9%。

美国几个专业学会共同评出的《影响人类20世纪生活的20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由中国人发明;中国学子每年在美国拿博士学位的有2000人之多,为非美裔学生之冠,比排第二的印度多出1倍。美国专家评论,虽然中国学子成绩突出,想象力却大大缺乏。

我们应当好好地研究研究这个“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给出的“化验单”,并据此对中国孩子的食谱进行调整。那么,中国孩子的食谱中缺少了什么?

痴迷科幻与痴迷武侠

如果说中国和美国青少年在成长的文化环境上最大的差异,那就是美国的青少年痴迷科幻,而中国的青少年痴迷武侠。我们似乎

应该认真地研究研究此种差异,并对此作出深入的分析。

在中国,金庸、梁羽生、卧龙生这些武侠小说作家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在美国,阿西莫夫、弗雷德里克这些科幻小说作家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在中国,孩子们心中的圣地是少林、武当、华山或峨嵋。在美国,孩子们心中的圣地是硅谷、北极、金星、火星、冥王星、银河系、黑洞。

在中国,孩子们一张口就是“九阴白骨爪”、“降龙十八掌”、“铁布衫”、“金钟罩”。在美国,孩子们则常说飞船、激光炮、百变金刚、恐龙、绿巨人和蜘蛛侠。

让中国人骄傲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影片是武侠片《藏龙卧虎》、《英雄》、《少林寺》、《少年黄飞鸿》、《方世玉》,而让美国人骄傲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影片是科幻片《水世界》、《夺面双雄》、《星球大战》、《第6日》、《龙卷风》、《我是谁》、《阿凡达》。

宗教依附与科学依赖

这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许多

不同之处。共同之处是都充满了想像力,都充满了一种对超自然的力量渴望、崇拜和新奇;不同之处是,武侠小说更多的是一种对宗教的依附,而科幻小说更多的是一种对科学的依赖。

在所有的武侠小说中,你都能嗅出浓厚的、呛人的宗教气息。您只要听听这些名字,您就会明白大侠们的神奇的功效来自何处:少林寺、武当山、峨嵋派、崆峒道人、张真人、空空大师、灭绝师太……几乎全是和尚和道士的名字。他们的衣着发式,也几乎不是和尚,便是道士衣着打扮。

所有的科幻小说都需要大量的科学元素的支持。每一个科学上的重大发现,都会让科幻小说前进一大步。在科学史上,屡见科幻小说推动科学进步的例子,它们是那样友好地相互推动,我们甚至分不清谁是风,谁是火。

于是,两种文化的差异便有了本质的区别:美国的孩子崇尚科学,而中国孩子崇尚带有宗教色彩的神奇功力。

对这样的结论,我们是该喜?还是该忧?

让科幻小说进入教材

前不久,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片段首次被选入高中语文,同时被选入的还有王度庐的《卧虎藏龙》,这样合成“神奇武侠”一个单元。可我们至今未听到过科幻小说不会进入中小学教材的消息。

那么,怎样提高中国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地让科幻小说或科学小说进入中小学教材,还有,考大学的作文题可以涉猎科学幻想。

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1999年全国高考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是新中国60年高考唯一的一次涉猎科学幻想的高考作文题,这一高考作文题的出台,舆论好评如潮,并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孩子对科学幻想的神往。

我们应该像这样主动出击。



“京派”“海派”再来一场文学之争?

韩浩月

球的“PK”形式,但因为历史背景的存在,虽然这次活动有意淡化了“海派”“京派”文学之争的意味,但仍不排除活动过程会擦出火花。

1934年1月7日,身为京派文人的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海派”》引发战火——“因慕滔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递虚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就是所谓海派。”

如此激烈的用词率先激怒了曹聚仁、徐懋庸等海派作家。他们分别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回击文章,认为“京派”“海派”本是中國戏剧上的名词,并不适于形容作家。他们承认“海派文人”多以稿费为第一目

的,但同时也反唇相讥“京派文人”,“或为大学教授,或兼政府官职,凭借官僚机关而生活……”随后,胡风、姚雪垠等多位作家、评论家加入战团,造就了历史上首次京沪两地的文学之争。

鲁迅对于这场文学之争,给予了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评价:“‘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总之,当年争论双方并没有分出胜负,但也就此为以后不同时代的纷争埋下了伏笔。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黄金时期,海派作家瞧不上王朔作品的街巷气息,而在卫慧、棉棉崭露头角的时候,北方作家也纷纷批评海派文学已堕落到底。直到文学被边缘化到一定程度,“京派”“海派”均无太大建树之后,两派之争才偃旗息鼓。

京沪的文学之争,其实亦是两地的文化之争,地域、风土人情、价值和审美等方面存

在的差异,是文学观念差异形成的根本原因所在。时至今日,不仅两地在文学观点上仍难安插,在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上,也依旧大不相同。这意味着,所谓“京派”与“海派”无论再继续争论几场,都难以收获定论,而且,如果不厘定主题的话,两派之争很容易牵涉到人身和地域攻击,脱离了文学争论带来的积极意义。

如果只围绕“文学”发言的话,那么“京派”和“海派”再来一次争论是有价值的,起码能提醒人们对文学多元化的重视,呼唤文学重返生活现场,为占据主流市场的商业文学增添一些文学最基本的元素——真实、真诚、关注现实等。再者,文学在写作方式、写作观点上的对抗并非坏事,多样的风格、丰富的表达才会激活文学的活力,让文学成为人们的精神滋养源。

不做作不虚假的魅力

——《2009-2010中国打工诗歌精选》评介

杜艳菲

度白描叙述;而以第三人称冷静叙述的方式不失为一种强化感染效果、增强作品感染力的有效方法。

再次,全书内容范围广泛,有叙述故事的,也有抒发情感的,写乡愁孤独写思念写热爱。范围从异乡到故乡、从生活到工作、从人到事、从物到景,不一而足。但是整体来看,所有这一切又都发生在一个大的背景——进城务工浪潮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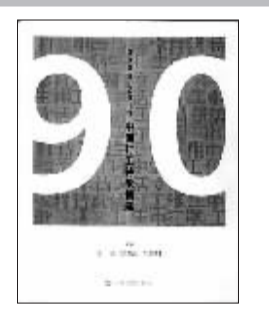
本书堪称一部叙述打工者心路历程的书。书中揭示了一幅打工生活的广阔图景,其内容多以真实感人取胜。

程鹏的《活着》用一系列真实的意象构建出一个挣扎在生存边缘的打工者的奋斗史。“活着,我活在内心赋予的白! /活着,我活在皮肤被晒成油漆的底色! /……如今它站在我的手掌上,从反手的手孔里我活着! /如今它站在我的老虎钳上,从老虎钳的嘴里我活着! /……我活在甲醛的尖叫声中! /我活在

电转悲鸣的速度中! /我活在内心荒芜的工棚里! /我活在不自由自主的洪流中! /赋予面粉、油漆、扳子孔、老虎钳、甲醛、电转,当这些工地施工术语走入诗歌,我们丝毫没有感觉到牵强或者不贴,反而为诗歌剥离以往绚丽的外衣下真实的模样而感到焕然一新。类似的还有很多很多,打工诗歌作者正是用这种生活中的真实感染着大众。

然而,近些年来,诗歌界也不乏对此的批评之声,认为其只重内容抛弃了诗歌的本来格式,不能称其为真正的诗歌艺术。的确,如蒋明的《杀人犯刘汉黄》,“刘汉黄男26岁土家族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人/身高1.7米瘦小性格内向不善表达东莞市大朗镇展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操作工人/2008年9月22日入职9月28日下午/掌部和手指的骨头被冲床机器砸碎/……”丝毫不见诗歌的韵律等美学技巧。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诗歌式的对社



听她碎碎念那生活的滋味

——读刘瑜的《送你一颗子弹》

曹梦媛

刘瑜所著的《送你一颗子弹》出版于今年1月份,记录了作者2005年至2009年生活里的点点滴滴,文章均收集自其在此期间的博客以及各种专栏文章的创作。用她自己的话说,作者刘瑜是一名大龄文艺女青年,她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统读博士,如今在剑桥教书。不同于她的另外一本掀起风潮的作品《民主的细节》,这本《送你一颗子弹》像是一个自小交往的挚友、闺蜜、盘腿坐在沙发上精神充沛地倾吐自己的生活。

在文章中,它的“杂”令我没有想到,原来这样一个研究世界政治的女博士、剑桥的女讲师竟然和我身边每个喜爱上街购物、背后刺探八卦的女孩子有着同样唧唧喳喳的小日子。书中的内容涉及冷地头疼的室友,令人发笑的童年往事,作者最爱的猪肉,甚至是由做SPA引发的政治感想,所有看似信手拈来稀奇古怪的杂事都一一在列。这些本就鸡零狗碎且贴切我们生活的轶事通过刘瑜不经意的诙谐语言表达出来,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阅读中所产生的认同感恨不得让人拍着自己的大腿开怀大笑“真的就是这样!”但是,一切并没有表面上看的这样简单,在称快过后,总

有那么一句语触动你的心强迫你凝视思考片刻。

在文章中,她总是冷不丁地用北京人的口吻像是饭后胡同树荫下闲聊一样的口气对你讲出一些生活的“大实话”。在面对政治时她说:“真正关心政治,不是关心领导人的起居和病历,而是关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是关心‘事件’,是关心正义”;在面对生活时说:“我相信是一个人感受的丰富性,而不是发生在他生活中的事件的密度,决定他生活的质地;是一个人的眼睛,而不是他眼前的景色,决定他生活的色彩”;在面对爱情时她说:“虽说爱的深度和爱的广度之间,很可能有一个互换性,但我总觉得,真爱是一个对深度而不是对数量的体验。”

我一直没有记录生活的习惯,而刘瑜却一直这样做着,并且对每件事都进行了如上那样的思考。她在后记中说:“如果没有这些文字,这几年的生活很可能人去楼空查无实据。”现在,我有些遗憾自己没有这样的爱好和毅力,因此也就没有回顺自己生活脚印的机会,如果有的话,我想在重新阅读的时候,势必会带来一种“重新又活一遍”的喜悦吧。



总有好书让人期待

——2010年上半年的非小说类图书透视

潘启雯

纵观2010年上半年的非小说类图书市场,虽然整体来看市场稳中有升,诗歌类、散文类、传记类、电影类、艺术评论类等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亮点图书——颇让人期待,但是整个市场的比重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诗歌和散文类:持续获取效益

在诗歌类图书中,近年来较引人注目主要有叶延滨的《时间背后的河流》、赵丽宏主编的《改变我姿态的力量》、林夕的《十方一念》、阿毛的《变奏》、林徽因的《谁爱这不息的变幻》、奥斯卡·王尔德的《王尔德诗选》和谢尔·埃斯普马克的《黑银河》等。

相对于文学类中的其他门类而言,对作者影响力依赖度最大的门类就是散文、杂文类。纵观这近半年来散文、杂文类图书市场的畅销书排行榜,耳熟能详的名家比比皆是:周国平、史铁生、郑振铎、张小明、安妮宝贝、余秋雨、雪小禅、龙应台等。这个市场上活跃的新书,一般也都是这些名家的新作或以前的作品合集。比如李敬泽的《小春秋》、郑振铎的《幻境:郑振铎散文选》、周国平的《灵魂旅行》、林文选主编的《钱玄同文

一周书情

名家新书受追捧

草根作品有看头

赵亦冬

一个上海书展为本周的书市带来了许多话题。

名家的名人效应是任何书展的主办者都十分看中的,上海书展自然也不例外,名人也确实为书展赚足了眼球。

继2002年出版欧洲游历系列散文《木已成舟》和《偶遇》后,陈丹燕此次又带来了她三次爱尔兰之旅所创作的最新章节《我要游过大海》,读者们热情捧场。

据陈丹燕说,她的爱尔兰旅行线路,是按照凯尔特文化发现和探索线路行走的。如果读者们有兴趣地走走,她愿意为大家做向导,将爱尔兰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展示给大家。我们知道,爱尔兰是《哈利·波特》和《魔戒》等传奇故事的灵感之源,但许多现代人到爱尔兰后只会跟着导游去购物,忽略了对这个国家精神的探求和文化旅行的享受。谈到这些,陈丹燕表示很遗憾。她希望作家能够为了提高大众旅游的文化品位做一点事。

刘心武这些年一直都没闲着,跟《红楼梦》较上了劲。上海书展上又有新作《命中相遇——刘心武话里有话》与读者见面,签约会上,众多媒体和读者蜂拥而至。

《命中相遇》是刘心武的文学人生回忆录。书中以纪实散文的文体记述了作者亲历的当代文坛的文学往事,回忆中夹杂着思考,带读者重新审视那个不寻常的时代。全书分为“十二幅画”与“记忆中的雨丝风片”两个部分,书中还配有60余幅照片,更显示出历史的沧桑。

勤奋的叶永烈先生一下子出了三本新书:《梦里南洋知多少》、《这就是韩国》、《从金字塔到迪拜塔》。书中的感受来源于他在新加坡、韩国、埃及、阿联酋等国的出游经历。叶永烈说,自己书中的许多细节,可以引领读者通过自己的历史的角度来了解这些国家。他称这套书不是一般的游记,而是深度解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希望这本书里的一些内容,能为我国的发展提供借鉴。”

如果说名家的名头是读者最看中的,那么,草根作家必须以实力取胜,用作品说话。

一名曾在网上“混迹”多年的私译者姚向辉将自己的最新译著《龙争虎斗》搬到了上海书展的签约台上。

这部归类于谍战、惊悚的小说,讲述了克格勃的“毒蛇”和美国情报界的“豺狼”,从不共戴天到同时蒙受不白之冤,遭到各自情报机关无情追杀,亡命天涯的故事。据说,这类作品有一批私译者在翻译,而姚向辉是其中的佼佼者,最终得以从“地下”转到“地上”,被出版社看中,并出版了他的译作。由此,出版界还提出了学院派正面临挑战的问题。理由是一批来自网络起家的私译者,很迅速翻译门槛并不很高的侦探、悬疑、恐怖等小说。而学院派的那些教授们长期工作于书斋,对西方的新话语已经非常陌生了,这一点恰恰是经常出自国的草根一族所熟悉的。而且,草根译者没有框框,他们的语言运用无拘无束,给人以新鲜活跃的感觉。

一本名为《海盗在前,家在后——一位远洋船长的日记》的新书与读者见面了。作者胡月祥也是一位草根作家——一艘大型远洋集装箱船的船长。在书中,这位船长将自己28年航海史中鲜为外界所知的故事披露出来,特别是讲述了不少一次遇到海盗的经历,还有船上的生活和异国港口风情。听着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有好奇心的读者肯定都想看看。

呢?真实的人性总有无限可能。

电影和艺术评论类:业余也有自己的位置

今年3月23日是日本大师级导演黑泽明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因此,唐纳德·里奇的《黑泽明的电影》、野上照代的《等云到:与黑泽明导演在一起》等与黑泽明有关的电影类图书很受关注。另外,杰伊·麦克洛伊的《日本恐怖电影》、贾樟柯的《海上传奇:电影纪录》、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编著的《韩国电影史——从开化期到开花期》、Najaha的《跟着电影去旅行》、孙健三编著的《中国电影——你不知道的那些事儿》、还有国内的草根《恐怖电影》等是近期电影类图书的优秀作品。

在艺术评论类中,陈丹青的《外国音乐在中国》、李欧梵的《音乐札记》、那里的《纵情声色:那里的影音馆》、约翰·罗贝尔的《静谧与光明——路易·康的建筑精神》、威廉·斯莱克的《包豪斯理想》、杨之水的《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等,让人耳目一新。从今年上半年来看,市面上热卖的电影和艺术评论类图书中,大多都是“业余爱好者”写的——不过,业余也有自己的位置。